

黄土

苗宏伟◎著

脚印

HUANGTU JIAOYIN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文艺出版社

U A N G T U J I A O Y I N

黄土 脚印

苗宏伟◎著

谨以此书
献给山西南下入川的父辈们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土脚印/苗宏伟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07.1

ISBN 978-7-5411-2487-7

I. 黄... II. 苗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41685 号

黄土脚印

HUANG TU JIAO YIN

作 者	苗宏伟
责任编辑	谢明香 宋 玥
封面设计	邹小工
版面设计	史小燕
责任印制	龙小龙
责任校对	汪 平等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2487-7

成品尺寸 230mm×165mm

字 数 331 千

印 张 20.25

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07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四川文艺出版社

电 话 (028) 86259285 [发行部] (028) 86259303 [编辑部]

邮政编码 610031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子信箱 scwys@mail.sc.cninfo.net

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
定 价 2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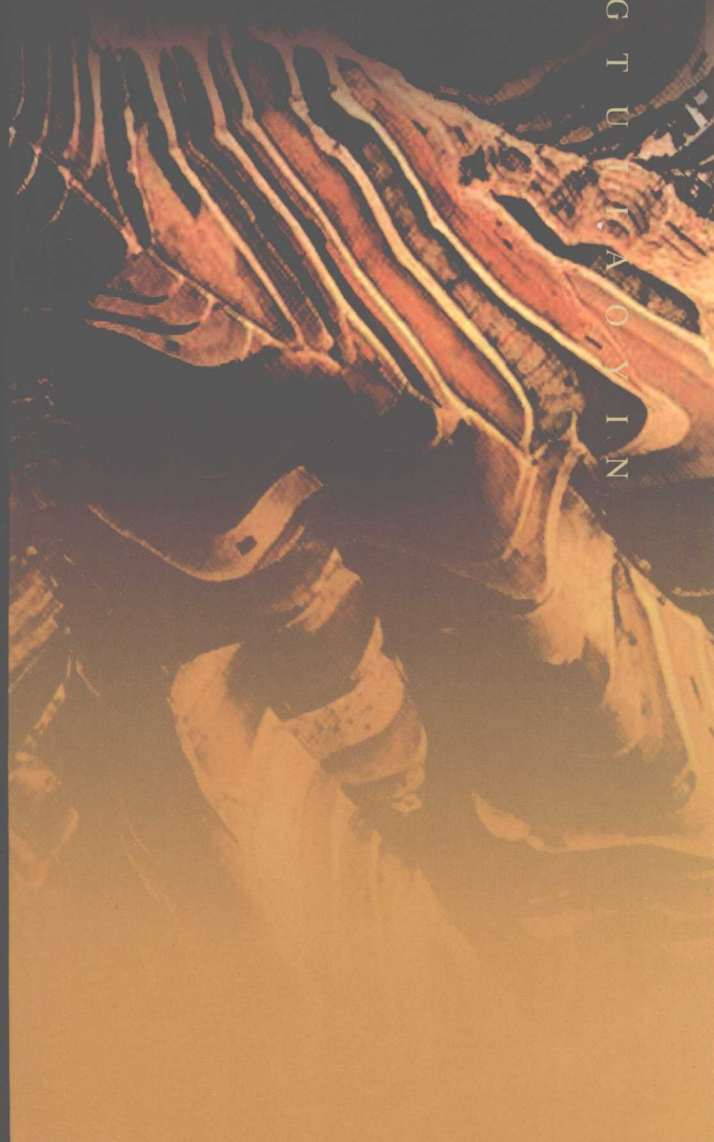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, 举报有奖。举报电话: (028) 86697071 86697083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28) 86259301

■ 本书人物、故事纯属虚构，
请勿对号入座……

黄土脚印

H
U
A
N
G
T
U
J
I
A
O
Y
I
N



——
一道道的山沟沟，一垮垮黄土；
黑乎乎的放羊娃，赶着那羊群。
盼天下雨，盼地打粮，
天下的人儿就盼望这样的好光景……

夕阳西下，黄土高坡在斜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光彩夺目；山沟里不断传出放羊娃赶羊回家唱出的山歌。那高亢的歌声和那羊群的嘶叫声回荡在这山谷里，这是大西北所独有的特色。

杨福庆，小名羊娃，瘦高的身材，叫人咋看他也不像十三岁的娃，可是他的脸上却还露着原有的稚气。由于家境贫寒，他皮肤发黑，皮包骨头，透着严重的营养不良，又可能是受母亲遗传，他单薄的身子却比同龄孩子高出一个头，这就使他看上去越发可怜了。

羊娃唱着山歌，挥舞着羊鞭，时而走着，时而慢跑，赶着二十多只大小不等的绵羊回家。在路上，他不时地与收工回村的乡亲拉话：

“羊娃，回家咧？”

“嗯哩。叔也回家？”

“赶这么多羊行吗？”

“哦，东家家里有这么多羊要放咧。还行吧。”

羊娃赶着羊群下了山冈，太阳这时已完全被山掩住，暮色也掩盖住了山下的杨家庄。

杨家庄，背靠玉梁山，东西长约有一公里。在这山冈下面排列着大小不均、杂乱无序、贫富不等的窑洞。村子以杨姓家族众多而得名，约有百余户人家，近千余人口。黄土高坡，沟壑纵横，而老天赐予这杨家庄的大块风水宝地，最富裕的一块河滩好地却被外姓人——宋家所占有。

宋家大宅院，坐落于杨家庄的正中央，从远处看，三个台阶上摆放着八个小院，坐北向南，整齐而有序。最上面祖房供祭着从京城流放的罪臣，他们的老祖宗。从上而下，自右向左四个院落一模一样，修建的窑洞上方都装

饰有一排排雕花绘凤的漂亮小牌楼，它们的院门后面都矗立着一堵堵灰色的照壁。这些窑洞里住着宋家四个兄弟。三个耳院东面一个，西角两个；一个是专供主人们一日三餐用的伙房，另外的则是用人们和牲口的栖身之地。

宋家大院四周修有围墙，除北面外，东西南都建有大门，南面为正门。三个门除正门较大以外，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。大门用大红油漆粉饰过，显得豪华气派，各扇门面的左右两端吊有两个铜环；正门门楣上方挂着写有“宋宅”字样的大牌匾，门楣下挂着两个大红灯笼，这就更使人觉得主人家是一户大户人家；正门下方的六阶石梯也是很有讲究的，从中看得出主人家蕴藏着期盼六六大顺的心理；石梯两旁立着两个威风凛凛的大石狮子，把宋家院落装扮得更加庄严。

杨娃从西门进入宋家宅院，把羊群赶进羊圈后就准备回家，迎面从门外走进一个腰圆体壮、身材高大的汉子。只见这人一只手团着两个铜球，一看就知是一个习武之人。他冲着羊娃面带笑容地说：“羊娃，回来咧。”然后又指着门内一个用人说：“跟他到伙房去拿两个馍回去。”羊娃向来者鞠了一躬，以表谢意，而后便跟着用人去了伙房。

三爷，是这宋家唯一受过正规教育的读书之人，他自幼喜爱看书习武，特别是近来在五台山皈依佛门后，早起早睡，生活很是有条有序，更知与人为善、佛法普渡众生的深刻道理。他白日里不是读书就是练几下拳脚，他想从佛学中探究出更大的弘法，以武术来健体强身。自从羊娃来到他家放羊后，他看见娃早出晚归，老实忠厚，从心眼儿里喜爱羊娃；看见羊娃骨瘦如柴的模样，他又对羊娃有了一种怜悯之心。羊娃到宋家放羊近半年以来，大小羊日日渐长，他就觉得羊娃做事认真，使他感受更深的是，在羊娃闪闪发亮的大眼后面，有一种与同龄孩子不一样的灵气。当然，还有他与羊娃父亲的那段特殊情缘，这才使他对羊娃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。

羊娃出了宋家大院上了一道山坡，穿过几家小院，便回到了家里。

羊娃的家在杨家庄西北角，两个破窑洞看得出这家人日子过得很是贫寒：那低矮的小门，缺栏少筋的窗户，窑内无一件像样的家具。可在院落中，窑洞内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柴火堆放得整整齐齐，窑洞内两个土瓦罐也擦得锃光瓦亮，连仅有的一个破衣柜也擦拭得一尘不染，从这些均能看出院中女主人是一个勤快贤惠的农妇。

羊娃母亲何氏，身材修长约有一米七左右，两只小脚支撑着她那偌大的

身板儿真是有些难为她了。何氏自十六岁嫁到杨家，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没能养成孩子，由于贫穷，加上劳累，虽然她先后也曾怀了几个，可不是因病夭折，就是因贫穷小产了，到了那年她二十六岁时才得一女，两年后才有了羊娃。在北方，男性地位是至高无上的。两年来他们一直没给闺女取名，有了羊娃后，才给这闺女取名叫杨福幸。这年初春，福幸十五岁时，父母把她嫁给了远村一个开油坊的小老板。

有了羊娃三年后，何氏又带了一个小子，可他体弱多病，长时间躺在炕上。这是杨家老两口最揪心的事情。

羊娃回到家中，天已黑尽。他走到用石块垒成的简易厨房里（到天冷时，就在窑洞里生火做饭了），看见母亲正在做饭，就从怀里掏出那两个馍递了过去，并对母亲说：“娘，我回来咧。这是三爷给的。”

母亲看了看羊娃，没有吭声，可她那眼神里蕴藏着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珍爱和希望。羊娃看见母亲那张在火光映照下布满皱纹的脸庞，也深知母亲的辛劳。

母亲接过娃递过来的馍，放在锅边，转过脸想对羊娃说什么，可马上又收了回去，然后只说了句：“去看看你爹回来没。”

羊娃急忙走到院门前向外看了看，在月光映照的远处寻找着自己熟悉的身影。可他望了一会儿一直没见什么，就回头准备去告诉母亲。就在他转过头来的时候，看见父亲正弯着腰，擦洗着刚从地里返回的家里仅有的那头老黄牛。父亲一边擦洗着牲口，嘴里还一边不停地说着什么。羊娃急忙走到父亲身边，弯下腰来，拿起一把刷子，帮着一同擦洗起来。父亲看着儿子过来帮忙，疲劳的脸上顿时挂上了一丝笑容。

不一会儿，两人把瘦得皮包骨头的老牛擦洗完毕，老牛顿时深感全身舒服似的，轻轻地呻吟了两声，以表谢意。羊娃接过父亲手上的刷子让他回窑洞里歇息着，自己又急忙去告知母亲。

羊娃父亲，从院中走进窑洞里，全身好似散架一般。他急忙上了炕，从炕头上摸着打火石，打出几个火星，点着了草纸捻的引线，点亮了炕桌上的油灯，顿时，整个黑洞洞的窑洞里充满了生气。油灯映照着他那张年近五十布满皱纹的脸庞，写满了岁月的沧桑。他盘着腿，从腰间取出了旱烟袋，一边装着烟丝，一边问着躺在炕上的二娃：

“玉儿，今儿咋样咧？”

炕上的二小子没有应声，老汉便埋头抽着自己的旱烟，嘴里还自言自语说着什么。劳累了一天的老汉只能这样来释放心中的烦躁。

不一会儿，羊娃端着一个盛满面糊汤的瓦盆进了窑洞，母亲跟在他后面，手里拿着碗、筷、勺，一家人这就准备吃晚饭了。母亲盛满一碗后双手递给了羊娃的父亲，又将羊娃带回的馍给老汉递了过去，然后就去看望躺着的二娃福玉。

羊娃自己盛上一碗，把桌上的另一个馍分了一半递给了上炕怀抱弟弟的母亲，自己一声不吭地吃了起来。哗哗地喝面糊汤的声音一时间在窑洞内响个不停，半晌也没人吭声。

羊娃母亲看着眼前这两个男人一个劲地喝着，轻声地对着老伴说出了下午发生的事情：“娃他爹，今儿宋家三爷路过咱家，对我说，想叫咱羊娃往后早些放羊回到他家私塾房去念字咧。”她小心翼翼地说着，生怕自己的话里有什么闪失。她停了一会儿，看见老汉没什么反应，又接着说道：“他还说，眼下一过就进冬了，也不用放羊哩，让娃好好念几个字，放羊的工钱他们照付咧。”羊娃母亲说过这话后立刻把脸冲向了怀抱中的二娃。

“不去！”羊娃父亲将碗使劲地往炕桌上一放，斩钉截铁地说，“咱庄稼人就知道种地，能种上地就是咱的福分。”

“我想，他不是看在你那年救他一命的情分儿上嘛，想回报咱们咧。”何氏又说。

羊娃父亲用手一抹嘴角上粘着的面糊汤继续说：“他那样谁遇见了也会去救咧，何况他不是叫咱娃到他家放羊去了嘛。”

说到杨老汉救宋家三爷的事，还得从宋氏家族说起。自从宋家老父母因病先后故去，宋家老大，撑起了整个宋家，凡大小事都得由大老爷了断。宋家老二是一个不爱读书，不管家事，好吃懒做之人。当年他们的父母满以为给他讨个婆姨管管他，他就可以改邪归正了，可把她娶过门不久就原形毕露了，比老二还懒不说，还好抽一口大烟。这老二自然而然也跟着上了瘾。宋家老四从小跟着父亲在外摔打则学会了一身做生意的本事，所以，他替换下二哥撑起了宋家在外的粮仓、钱庄所有的生意。整个宋氏家族就这老三从小喜爱看书绘画，习武耍枪，大老爷从心眼儿里也就喜爱上三弟，指望他多学本事，重振宋氏家族。就这样，便把老三送到北平的租界里读书去了。

三爷在北平读书，深知哥哥对他的良苦用心，在学习中就更加刻苦用

功，很快从全班的中等成绩一跃成为了全班第一。加之人也有几分帅气，不免被很多女孩子所敬慕，而只有一个叫钟敏慧的女子让他动心，当然，钟敏慧对这个英俊男孩子也有几分爱意。两颗相投的心很快碰撞到了一起，相诉衷肠，很快进入到了热恋之中。但在最后一学期放假前，钟敏慧给三爷讲述了自己埋藏心底的秘密：她不是一个中国人，而是大洋彼岸大日本国的臣民，自幼跟随父母渡海来到中国做中药材生意。十多年来，她已习惯了在中国的生活，为了真正与中国人无所区别，父亲给她取了个中国名字，她的真实姓名叫田本慧子。三爷得知慧子的真实身份后，从内心深处感到了一种不安。他急忙写信将此事告诉了大哥，大哥回信表示坚决反对。三爷内心真是矛盾重重：一边是德高望重的大哥命不可违，一边是自己深爱的心上人情不愿断。他思前想后，左右为难。最后，他还是决定早些回家说服大哥，了却自己的心愿。

可回家后，在给大哥再三讲明道理还是未得到应允的同时，从北平却传来了慧子在返日渡海时，轮船遭遇狂风沉没于海底，慧子也随船上众人遇难的消息。这一噩耗给三爷当头一炸雷，使得他失魂落魄。再加上大哥还为他提亲；三爷当然不同意，可哥哥的命又难违，矛盾的心情到了极点。他糊里糊涂，懵懵懂懂出了家门，走到山顶上，遥望远方，想对慧子的灵魂说些什么，或让山风吹醒自己。可天上突降暴雨，三爷在雨中狂号怒吼，发泄自己内心的痛苦。下山时，三爷走到山半腰，一不小心滑下了山崖。当他半醒半昏时感到自己趴在了牛背上，后来才得知是杨老汉救了他的性命，要不然，他早被冻死或被山上的野狼吃了。

杨老汉把三爷送回宋家，宋家对杨老汉不胜感激。从此，便把老汉租种的土地的租子降了一部分不说，还让羊娃到他家放羊去了。三爷在家疗病痊愈后，就上了五台山。但在他心里对杨老汉的救命之恩始终感到无从报答，深感愧疚。

二

话说这一天，太阳过了正午，宋家大院门外传来一阵骏马的嘶鸣声。只见一个三十开外的男人骑在马上，他中等身材，相貌英俊，头戴一顶绸缎瓜

皮帽，身穿一件蓝绸长衫，手拿马鞭，牵着马缰绳在原地转了两圈后便跃身跳下马来，顺手将马绳递给出门迎来的用人，来到后面的一辆马车旁。这时，从车棚的门帘处出现一个约三岁的女孩。中年男子将她从车上抱下放在地上，然后又一手搀出一位年轻女子。这让外人一看就明白这是一个三口之家。

这一家三人来到宋家大院旁，由中年男子领着跪在门外，用人见这阵势急忙跑向院内将此事禀报给了大老爷。大老爷听后并没有说什么，他轻轻起身，端起茶碗一边喝着，一边想着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扬起手来吩咐用人：“你让四爷上祖堂去吧。”

用人一路小跑来到四爷面前，告知了他刚才大爷说的话。四爷一家人急忙起身，一步一步走进了大院。当他们来到三爷小院门前时，三人再次跪下，磕了三个头；起身又来到大爷、二爷小院前，向大爷和二爷院内也磕了三个头，然后起身迈着沉重的步履来到了祖堂门外。四爷让那女子牵着小女孩跪在门前，自己走了进去。

祖堂中央挂着一幅肖像画，是宋家的老祖宗。画用工笔描绘，上面的中年男子身着清代官袍，嘴边留有两道胡须，相貌端庄、慈祥。顺着画像往下看，摆有一张红木长条供桌，它四面密不透风，供桌上放有“祖上大人宋欲德之灵位”的牌位，牌位两旁放着两盏金光闪闪的蜡台，蜡台上燃烧着两根红烛；在牌位的前端还放了一个香炉，袅袅香烟弥漫在画像的四周，两排摆放整齐的桌椅更给这祖堂增加了几分威严和肃穆。祖堂靠门两边各放一个用红木做成的木窗，窗上除摆了各式各样的名贵珠宝外，还有两个金狮各放一旁，它们怒目相视，光彩夺目；金狮下面留有皇印，据说这是早年先祖护驾有功，光绪帝亲赐的。可就在得此物不久，戊戌变法失败，祖先被老太后流放到这西北黄土高原之上，保得一条性命。祖堂的两边墙上，挂有字画，使整个堂内既感到庄严肃穆，又显得温文尔雅。

四爷来到先祖灵位前跪下，连拜三下后又向两旁坐着的哥哥们跪拜。

大爷看着下跪的四弟，用缓慢的语气对他说道：“四弟，你知道为甚叫你到这祖堂内问话吗？”

“大哥……”四爷想急忙回答。

“你先别开口，听我把话说完。”大爷把声音略略地提高了一点儿，又说，“我们大家都知道你能说会道，也很聪明，经营咱们的钱庄、米店也很

是得力。但这些功绩并不能使你为所欲为，违反家法。而且，这四年多你也不回家看看，你这对得起咱死去的父母吗？对得起在座的兄长吗？对得起……”说到这里他把话停了下来，右手压着前胸，气喘吁吁。

“大哥，你别说了。我知道我犯下了大罪，违反了家法，你让我把话说了，该咋处治我，就咋处治。”四爷抬起头来，望着大哥，用乞求的眼神看着。而后他又把目光转向另外两位哥哥，那眼神里包含了几多哀求，还有几分委屈。

原来他们的父亲为四爷取下一房婆姨后，日子过了不到三个月，那女人便旧病复发疯了。这一下气得老太爷是一病不起，倒在了炕上。当时，二爷在城里经营的钱庄和米店，生意很是不景气，而四爷这时却在帮着大哥照料着家里的土地。白天，因为忙碌，这时间还容易打发，可到了夜里，那疯女人又哭又闹，使得四爷真是不得安生。更可怕的是，当四爷在后半夜熟睡时，那女人不是用东西打他，就是用手掐他，弄得他的身上是青一块紫一块的，疼痛难忍。他却不敢吭声，怕老父亲知道了会更加痛苦。但是，时隔不久，父亲还是撒手人寰了。

送走了父亲，家里就是大哥当家，为了不再受那痛苦，四爷向大哥求情，让他替下了二哥，到城里经营家里的生意。这以后，四爷把生意做得日渐红火。

“这次我带回的这个出生卑微的婆姨，”四爷用微弱的声音对哥哥们说，“是三年前因为闹灾荒，她跟随她父亲来到咱们这儿。当时，我看见他们实在是可怜，才收留了他们。”

四爷这次确实触犯了他家祖辈给定下的家规。虽然说当年他离开了家，接替下二哥在城里经营起生意，心情也愉悦了许多，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，可时间一长，心灵深处总还觉得空落落的，每当半夜一觉醒来，枕边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。人当中年，血气方刚，怎能耐得下这样的寂寞啊。就在这时，天灾突然降临，成群结队的逃难者蜂拥而至，他接到大哥捎来的书信开仓济贫，看见一位老汉正带着年轻貌美的闺女沿街行乞。他出于好心收留下这父女两人，久而久之又产生了一些说不清的朦朦胧胧的因缘。当然，他也不是忘记了家规，他也曾捎信回家征求大哥的同意，可大哥不能理解他内心的痛苦，只知道家庭的颜面和他自己的尊严，所以极力反对。四爷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汉子，他顾不得许多的家规和颜面，一意孤行将生米做成了熟

饭，违反了大哥的旨意，这一下四年多不敢回家，便引来了眼前的这一幕。

三爷听到四弟深情的述说，便插话为他解脱：“四弟就是心软着咧。”

而大爷这时却把眼神转向了三爷，那里面包含了一些什么意思。三爷对大哥的眼神立刻心领神会，他急忙站起身来走到四弟的身边，把他扶起来坐在一旁。

大爷继续说：“可怜你可以接济他们，也用不了来违反家法呀？”

四爷回答道：“当时我确实只想救济他们，可我看见她父亲忠厚老实，做事也很实在，这就把他父女俩安排在了店里干活儿了咧。再后来，这女子……”

“那是感激你哩。”大爷说着这话，把脸转向了四爷。

“是啊。”四爷看了看大哥忙说，“我把他父女俩留下后，当时只是为了给他们一条活路。三年前那场灾荒哥哥们也都知道，大哥你不是还让我开仓放粮救济百姓吗？再说，这女子确实能干、泼辣，也有几分姿色。就这样……”

“就这样也就把咱家里的规矩给忘了？”大爷狠狠的说道，“你也不好好想想，你这样做对得起咱死去的父母吗？对得起咱这家族吗？对得起在座的哥哥们吗？家里有规矩是不能纳妾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再说她家是那样的，你这样做，不是给咱这个家丢人吗？”

接着，大爷再次强调，四弟这次做的这事很伤家族颜面，不按家法处罚，怎么能对得起先父？怎么能让全家信服？他这做大哥的以后又怎么能管理这个大家族？

三爷看到大哥生气的样子，便上前劝说了他几句，然后对四弟也说了同大哥一样的看法，然后语气缓和地又说道：“大哥为咱这家操心可苦的咧，四弟你不应该做些个对不起大哥的事来。”

大哥抢过话，指着四爷还是不依不饶：“他哪是对不起我咧，这是对不起咱这个家呀。”

三爷看着大哥越发生气的样子，又劝说他：“大哥，你也不要生气了。你想想，四弟对咱这个家也是有功绩的啊，现在咱的钱庄生意做得是红红火火，米店管理得是粮油满仓。他在家里，那疯婆姨整天又唱又闹的样，使整个宅院不得安宁，还充满了恐惧。四弟他可确实不容易啊，一个堂堂七尺男儿，受那样的苦，放在谁人身上也不能忍受啊。按父辈的意愿也没给他带来

啥幸福咧。”

大哥仔细想了想，觉得三弟说的也是有些道理。想到这里，大爷端起茶碗轻轻地喝了一口，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四弟，不管咋说，你这次确实违反了家法，如果我放了你，咋对得起咱父母的在天之灵？如果罚你过重，你两位哥哥又为你求了情，这不是让我驳了他们的面子吗？再说，你对咱们这个家，这些年来也确实贡献不小。我看这样吧，明年的钱粮份子得给你扣掉一部分。”说到这里他把眼神转向了二弟和三弟，意思是你们是否赞同？但他又不愿意把这话出口，以免失去了他这大哥的威信。二爷、三爷连连点头表示了同意。而后他又继续说道：“四弟，你把闺女叫进来吧。”

四爷起身走到门前，抱起闺女转身来到三位哥哥面前说道：“三位哥哥，感谢你们对我们全家的原谅。”说完话，他叫闺女跪在了仨哥哥的面前。

“好了，孩子还小着咧，别把她吓着了。”大爷忙把手伸了过去，拉起闺女抱在了怀中。四爷转身也坐定。

大爷看着闺女问四弟：“我看这妮子长得俊俏哩，给她取的甚名呢？”

四爷忙答道：“还没（啦）呢，就等着哥哥们给取咧。”

大爷看了看三弟，意思是他的学问高，让他给闺女取个名儿。三爷明白了大哥的用意，便走上前仔细地看了看闺女，笑着说道：“我看这妮子长得眉清目秀的，就叫她莹秀吧。”

二爷一听急忙搭讪：“对对对，三弟取这名儿好听。”二爷这么一说，引来大家哈哈的大笑声。

“走了这么远的路，还没（啦）吃饭吧？”大爷摸了摸莹秀的头发，对屋外的用人说，“来呀，把这妮子带去吃点儿东西吧。”

这时，从门外走进一女用人，带着莹秀走了。

大爷看着两人离去后，又转过身来，用眼神对着门外说道：“她姓甚，叫甚呢？”

四爷忙回答：“姓龚，没名咧。”

大爷想了想，是啊，一个穷人家的闺女，能取甚好名呢。他停了一会儿，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我看她既然嫁给了我宋家，就叫她龚宋氏吧。”

四爷再次起身向哥哥表示了感谢。

门外的龚宋氏听见了大哥的话，也轻声地说道：“谢谢大哥哥哩。”

然后，大爷又对着四爷说：“四弟呀，今儿我当着你们两位哥哥的面，得

给你们定下几条规矩。第一，龚宋氏不能住在你们的正房；第二，她不能进咱这祖堂；第三，她不能像她嫂嫂们那样闲着，得做家务事儿；第四，她得服侍她姐姐，也就是你那正房。如果有甚差错，可要按家法处治啊。”

此时，兄弟四人总算舒了一口气。

三

秋去冬来，黄土高原已失去它昨日的生机，满山遍野光秃秃的一片荒凉，万物已进入冬眠；最可怜的是那一棵棵枣树，弯弯曲曲，黑乎乎的树干张牙舞爪，让人看后会增加几分恐惧感。若遇下雪天，雪片堆积在塬坡上，一层一层黄白相间，格外分明，那就像是一幅版画雕刻在这荒原大地上。空旷的原野，几十里难以见到人迹。这时的人们大多待在自己的窑洞里享受着天伦之乐，直到日头照在头顶，孩子们推着雪橇在山沟里戏耍，男人们也三三两两地圪蹴（土话：蹲着）在墙角边唠嗑。等婆姨们做好了饭，汉子们又端着斗大的土碗，圪蹴在这里享用起来。这就是黄土高坡所独有的风土民情。

这天，杨老汉一大早起来后，就一直在刷洗着他那头心爱的老牛。他一只手抚摩着老牛那高耸的背脊骨，另一只手拿着刷子顺着凸显的肋骨向下刷去。看见骨瘦如柴的老牛，老汉深情地在心里嘀咕起来：老牛啊，老牛，老汉我今几个对不起你了，咱知道你为这个家不知受了多少苦和罪，也帮老汉我尽心尽力地拉犁驮物，咱甭说远了，就是今几个收秋来来回回你也不知跑了多少路程，这才使得老汉打下了这么多的粮食，老汉今几个要卖了你也是不得已的事啊。老汉心里一边想着，一边仔细地在老牛身上刷洗着，就连大腿前夹的缝隙处他也是轻轻地扳开慢慢地刷洗，生怕刷子刺穿了老牛的骨头，伤了它的筋骨。他刷了牛身又刷牛尾，刷了牛脖又来到老牛的头前，他望着斗大的牛眼慢慢地勾下他那罗锅的后背，双手紧紧地贴在老牛的脸颊上。老牛虽然是一头畜生，好像也懂一些人间真情，它虽然不能说话，可它眼中却含着泪水，如果它能开口说话，一定会给老汉下跪求情，但毕竟它还是一头畜生，只能默默地望着主人，一声不吭老实地站在原地。

一阵杂和面炕饼子的香味扑面而来，老汉知道这是老伴为自己在备下进城的餐饭，他急忙收拾好家什，走进了窑洞。

北方冬季的集市一般都是在正午时间最红火。因为这时的天气暖和，人们也趁着这暖和天气出门赶集。杨老汉身上换了一件虽有补丁，却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褂子，肩上搭着个土布褡裢，手里牵着老牛，上了去县城的路。

杨家庄离县城约有二十多里地。顺着杨家庄村前这条干涸的小河往下走，出口正好连着汶河，县城就在汶河的上游。汶河顺山而下，人们依山修有一条大马路。这马路北过吕梁山直通省城太原，西行五十多里就到了黄河；隔河相望，对岸是临省陕西。每当逢年过节，闲暇集市，陕西乡党都会乘船或是渡着羊皮筏子过河来这儿凑凑热闹。

杨老汉肩上搭着褡裢，上面挂着个旱烟袋，双手背着，牵着老黄牛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去，走了约有一个多时辰终于来到了县城——黄临县。

县城在汶河的对岸，河上有一座清代乾隆年间建成的石桥。经过岁月的洗礼，桥上原有的浮雕早已破败难辨，每逢过年赶集时，人来人往众多，桥又略显狭窄。县城依山而建，城门楼用青砖修筑而成，高大气派；城里修有这黄土高原少见的房屋，也有一排排窑洞。房屋自上而下，高矮错落；窑洞贫富不等，参差不齐，唯有这石板路，跟沿街撑出的布幡和不绝于耳的吆喝声，才给这座古老的小县城增添了几分古色古香的色彩和热闹气息。

杨老汉进城后，没有顾及这热闹非凡的沿街叫卖声，也没有被那一阵阵扑面而来的香喷喷的羊肉汤味所吸引，更没有被远处传来的那动听悦耳的晋剧唱腔所打动，牵着老黄牛就直奔牲畜市场。他找了一个角落，把牛系在一个石头上，圪蹴在那儿，一边抽着旱烟，一边等着买主。

西北的牲畜市场是男人的世界，男人们为了买卖牲畜从四面八方云集到这里。平日里他们素不相识，而到了这里，一个个就像久违了的老朋友，说说笑笑，好个热闹的场面。

杨老汉独自圪蹴在那里吧嗒着旱烟，他看着这人来人往的市场好像与己无关一样，一心就等着买家上门。可过了好大一阵，也无人问津。一袋旱烟接着一袋旱烟地吧嗒着，不多时便觉得肚里不停地翻滚起来，他知道这时自己应该做什么了，便撩起褡裢，从里面取出外黄里黑的杂和面贴饼，轻轻地掰了一块送进了嘴里。这贴饼闻起来倒是喷香无比，可进嘴里倒有些难嚼难咽，再加上没有水帮助送下，满口的颗粒就在嘴里打转转，即便这样，老汉也舍不得掉下一粒饼末，双手捧着贴饼慢嚼细咽起来。自己吃得那么香甜，也没忘了身边的老牛，在剩下不大一块的贴饼时，就将它喂进了牛的嘴里。

老牛细细地咀嚼着主人送给自己的粮食，并没有向他表示什么谢意，上下嘴唇只是从左至右地来回摆动，有时两眼还不停地翻眨几下。老汉也没更多理会那些，只是将手上留有的一些贴饼粒用自己的舌头舔进了肚里。就在这时，他才开始认真地关注这个热闹集市，那眼睛来回张望，从左至右仔细观察。不多时，他把目光落在了一群人的身上；再往里瞧，人群中央站着一头高大的枣红色骡子：这骡子膘肥体壮，两耳直立着，毛色油光水滑好不招人喜爱。老汉边看边想，这畜生谁家有了它可是谁家的福分啊，它拉磨、犁地、驮物、拉车，真是一把好帮手啊。

“哎哎哎，老汉。”一胖者来到老汉处叫他，而老汉还是看得津津有味，想得孜孜入神，什么也没有注意到。

“哎，老汉神哩。你这牛卖不卖？”胖者提高了嗓音又叫他两声。

“卖，卖，到这来不卖做甚呢？”老汉这才回过神来应道，还慢慢地站起了身。

胖者瞅也没瞅那老牛一眼，径直走到老汉面前就说：“那说说你这老牛是咋卖呢？”

老汉急忙回答：“你说说，你出个甚价咧？”

胖者听老汉这么不会说话，感到有些纳闷：真没听说过他这样做买卖的，哪有卖牲口的问买牲口的出价钱的；看来这老汉不是一个会做买卖的人。他想到这里，就对老汉说：“我说？你这卖家不出价，我咋能说价呢？我看你这头牲口瘦得稀呼（土话：可怜），能值上几个钱儿呢。”

老汉一听急了：“你这人，咋说话的咧？我这牛瘦是瘦了点儿，可它能干活儿啊，在我家甚活儿都干过。你说说出个甚价？”

胖者拍了拍身上系的围裙，走到老牛跟前摸了摸它那凸显的背脊骨，说：“你以为你这头牛还能干活儿？”

老汉听了这话心里“怦”的一下，更觉得不是滋味，便用眼斜了他一下，没有吭声。

胖者又说：“老汉啊，我注意你好长时间了咧。你说说，你来这儿多时了，有人来问过你吗？”胖者拍了拍他那粘满油污的围裙，面带笑容地继续对老汉说，“我实话告诉你咧，我是开饭馆的，你这头牛就只能杀了卖肉炖汤。再说啦，你来这是做甚的？不就是要卖了这牲口吗？”

这时候，从那边围观的人群里不断传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，招惹得老汉

情不自禁地向那儿看了看，他真怕那样好的骡子被别人抢走了。没办法，老汉很不情愿地把手伸进了胖子系的围裙里。

胖子接过手立刻便说：“就这个数。”

“我说再添点儿？”杨老汉望着胖子，面笑心不笑地看着他。

胖者把头抬得老高的，根本不吃他那一套：“这数？”

“你也太小气了，再添也不是这个数呀。”老汉有些不高兴了。

胖者把眼睛盯着老汉狠狠地又说：“这数，不愿意就算哩。”说完这话，他扭头就想走了。

老汉见势紧追上去，说：“我说，我让点儿你退点儿，咋样啊？”

胖者很不情愿地停了下来：“行行，老汉就这样吧。”

杨老汉听了这话，一脸苦涩的样。他出于无奈，只好答应了胖子出的价——二百三十元（纸币）。然后，老汉慢慢地走到老牛身旁，在它头上轻轻地摸了摸，又来到背后拍了拍，依依不舍地离去了。

老汉钻进看骡子的人群里，站在不太显眼的地方，仔细打量着骡子。只见身边不时有人说这骡子是如何如何的好，又说这牲口干活儿是正当年什么的；当然，也有人说这骡子要价太高，上去几个人都没趣地走了。老汉全神贯注地听着别人的谈论，自己却不说问，只把肩上的旱烟杆拿下来，将烟锅子伸进烟袋里裹着烟丝，然后取出来含在嘴上，划燃洋火点燃旱烟，吧嗒吧嗒地抽了起来，真是自得其乐。其实他在寻找商机，估计这骡子要卖多少钱，自己从家带的和刚才卖老牛的合起来，看把这可爱的骡子能不能买下来。是啊，这骡子确实招人喜爱啊，你看它那两只耳朵直立立的，那眼睛真是炯炯有神，里面还透着一股子灵气哩；再看那屁股圆溜溜的长得是那么结实。真是头好牲口啊，怎不叫老汉爱上它呢。

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好大一阵子，围观的人也换了好几茬儿，到这时已是稀稀少少的没几个了。杨老汉把烟锅里的烟灰在鞋底上磕了磕，然后把烟杆儿又搭在了肩上，双手一背，围着骡子转了一圈儿，细细地看了看。这时，卖骡人瞅了瞅老汉，心想：穷老汉，你还想买我这骡子？也不撒泡尿照照，你是啥样儿？别说让你出跟前边几个人一样的价钱，就是他们的一半儿，把你搭进去你也给不了价咧。

杨老汉这时走到骡头前，左手拉起缰绳，右手准备扳开骡子的牙口看看。卖骡人见这阵势立刻急了，他立刻走到老汉面前大声吼道：“嘿嘿，嘿，